

·名人手札·

黄遵宪致王韬手札

吴振清

黄遵宪(1848—1905)字公度，号人境庐主人，是近代爱国诗人、外交家、政治改革家、史学家。清光绪三年(1877)三月随清朝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，任使馆参赞。光绪五年初春，启蒙思想家王韬来日本，两人结识并且成为挚友。王韬在《扶桑游记》中记述：“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八日，往东京，晤参赞黄公度太守、翻译杨星垣户曹，晚饮于西洋酒楼，日本文士来集者六人。”两人密切交往，“游屐招邀无虚日，每酒酣耳热，谈天下事。”(钱仲联《黄遵宪年谱》)七月初王韬归国，次年在香港循环报馆刊印了黄遵宪所著《日本杂事诗》，并为之序。

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黄遵宪致王韬信札手迹四十二帧，彩色信笺，行草墨书，计八通，笔者在编校《黄遵宪集》过程中，对这些信札作了整理。鉴于此信札从未发表，而其内容涉及到中国近代这两位著名人物的初识和交往、《日本杂事诗》之版本，并且涉及日本吞并琉球事件、警惕沙俄南下扩张等问题，对近代史研究颇有价值。函中赠王韬一诗，此前也未发表过，对黄遵宪集外诗的补遗亦有意义。

—

紫诠先生大人阁下^①：

前把臂得半日欢，觉积闷为之一舒。承赐《弢园尺牍》^②，归

馆读之，指陈时势，如倩麻姑搔痒，呼快不置。昔袁简斋戏赵瓯北^③，谓“吾胸中所欲言者，不知何时逃入先生腹中”，遵宪私亦同此。但宪年来憤天下儒生迂腐，不达时变，乃弃笔砚而为此，始得稍知一二，而先生言之二十年前，冠时卓识，具如此才，而至今犹潦倒不得志，非独先生一人之不幸也，为太息者久之。
(封二书影)

比来笔砚稍安否？有贤主人周旋其中，想不至寥寂。然信美非吾土，想登楼一望，时动秋思。

二十九日宪与杨星垣为主^④，乞阁下同往旗亭一酌，未、申之交，谨候高轩，好联辔偕往也。虽无旨嘉，然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，亦或可一泄吾辈胸中磊落不平之气耳。

日本文士想识面者日多，然颇有明季社会习气，相轻相诋，动辄骂人。前十数日《朝野新闻》有伪为弟诗者，诗专言球事，后又有和其韵以毁我国者，仆皆一笑置之而已，然可见其好言生事也。

仆所著《日本杂事诗》本欲刊布之^⑤，以告中人之不知外事者，然惧其多谬，故私以请正一二素交君子，而不谓遂致流传，其中云云或有触忌讳者，现在两国交际正在危疑之时，宪甚不欲以文字生怨。存重野先生处者^⑥，宪托言急欲上木，向其索还，尚有一本未以归我，阁下来乞顺便抽归。此诗脱稿后，欲求先生改正之，未审赐诺否？

梅雨连绵，胸辄作恶。布纸述怀，不自觉其语之刺刺不休也。

唯为国为道自爱。不庄。

小弟遵宪顿

(光绪五年)四月二十六日

神山风不引迴船，且喜浮槎到日边。(封三书影)

如此文章宜过海，其中绰约信多仙。

司勋最健言兵事，宗宪先闻筹海篇。^⑦（君著有《普法战纪》诸书^⑧，甚富。）

团扇家家诗万首，风流多被画图传。
席中用川田瓮江韵^⑨，赋呈
紫诠先生，即乞斧正。

弟黄遵宪公度拜草

注：

①紫诠：王韬（1828—1897），初名利宾，字紫诠，一作子潜，号仲弢，别号弢园老人、天南遯叟。江苏长洲（今吴县）人。清末思想家、政论家。十八岁中秀才，在上海墨海书馆任职，因向太平军上书，被清政府通缉，逃往香港，后游历英、法、俄等国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至日本，结识清驻日公使何如璋、参赞黄遵宪，经向李鸿章关说不再追究往事，返香港主编《循环日报》，刊印黄遵宪《日本杂事诗》。与丁日昌、盛宣怀等交游，晚年在上海主持格致书院。著有《弢园尺牍》、《弢园文录》、《弢园文录外编》、《普法战纪》、《扶桑游记》等。

②《弢园尺牍》：王韬编著，汇编了作者与亲友的往来信札。对于研究近代社会思潮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③袁简斋：清代诗人袁枚（1716—1798），字子才，号简斋、随园老人。著有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小仓山房集》、《子不语》等。

赵瓯北：清代诗人、史学家赵翼（1727—1814），字云松，一字耘松，号瓯北。著有《瓯北诗话》、《瓯北诗抄》、《廿二史札记》、《陔余丛考》等。

④杨星垣：清朝驻日本使馆官员，中秀才后又入同文馆学习，熟悉西方语言，通天文算学。

⑤《日本杂事诗》：黄遵宪任驻日本使馆参赞时期所作，记述了日本历史、社会生活、风俗物产等诸多内容。原意是为日本史专著《日本国志》积累资料，因思想内容和风格别创新境，遂成为近代诗界革命代表作。原本一百五十四首，诗稿冢即在日本人大河内辉声家茔地，立有诗碑。1890年重又改定，收诗二百首。

⑥重野：指日本人重野安绎，号成斋。曾为《扶桑游记》作序。

⑦宗宪：指明人胡宗宪，明朝嘉靖年间在浙江主持抗倭，著有《筹海图编》十三卷，详载沿海要冲、日本入贡情况、倭寇侵扰始末和战略防守之策。

⑧《普法战纪》：王韬著，游历欧洲时获得素材，记述普法战争之始末。

⑨川田瓮江：日本诗人。

二

紫诠仁兄大人阁下：

得惠书，知初三、初四日皆有他局，不得暇，今特驾飚车来迓，乞即辱临，以同谋一欢。

海外知交，宪与阁下亦一大奇事，乃数千里之归，不获一具杯酌为祖筵，岂非大憾，唯勿却勿延为幸。

即请文安！不尽。

弟遵宪顿（光绪五年七月初）

三

紫诠先生大人阁下：

前奉书，并寄呈《日本杂事诗》，星使语宪曰^①：紫翁磊落人，以琐屑事烦之，毋乃过欤？宪默然不能语，继而思，有不得已者在，出门万里，平生故人贻书督责，欲少述一二，竭九牛之力且不能毕钞，故不能不刻。泰西通例，使馆书记例不得在任刻书，盖虑其中有刺讥，亦古人居国不非大夫之意也。此欲刻而不能于东京刻之也，乞老先生谅之而已。

卷一之下因匆卒抄就，多有谬误，今条举别纸，求交与校对者，千万拜恳。重野为作序，石川为作跋^②，后再寄来。先生曾诺赐序^③，未审能宠锡之否？固所愿也，抑非敢冀也。

此书到日，到港当既久，凉燠之交，凡百珍重，不尽所怀。

干甫先生均此致意^④。

七月二十一日
弟遵宪顿首谨白

注：

- ①星使：指清朝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。
- ②石川：日本学者石川鸿斋，号佛印。著有《日本文章轨范》，黄遵宪为之作序。
- ③王韬在香港《循环日报》馆印行《日本杂事诗》，并写序。同年，黄遵宪诗稿呈送北京，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译署用同文馆聚珍版印行官印本。日本的凤文馆又印了第三种版本。
- ④干甫：指洪干甫。

四

紫诠先生大人阁下：

遵宪顿首！九月底奉到惠书，祇悉一切。迟迟未及覆者，闻行旌犹在揭阳，又闻大力者将挟之而出^①，至今犹未知先生行止之何若也，企想无已！

拙著既承排印，并蒙俯赐校核，感慚尤不可言，若见其未妥者，但如阁下之意随手改削之可也，此种诗岂值得为之校订哉。何大臣所著^②，弟以来谕奉告，彼云俟改削后再以寄呈。至前日之馈金，阁下以为多出十元者，即为仆刻书之费如何？

尊著《扶桑游记》闻尚未告竣^③，有友人蒲生子作《佳人传》^④，今以一帙寄呈。

林楮匆匆，鄙俚不文。即请大安，唯祈垂察。

弟遵宪顿
十月廿四日

别有寄洪干甫一信，付新闻一纸，祈阅后再交，并求卓裁。前惠既刻之《杂事诗》，唯国造分司，旧典刊中小注，以参议分任之误作区。

日本宽永钱，诚有孔，有轮廓，弟见其货币史、钱图，是不过百分之一耳。又及。

注：

- ①大力者：指丁日昌，时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任福建巡抚、船政大臣，对王韬很赏识。
- ②指何如璋所著《使东日记》、《使东杂咏》。
- ③《扶桑游记》：王韬在日本期间据所见所闻、与日本友人交往等，随笔杂记，写作诗文，汇编而成书。
- ④浦生子：指日本人浦生重章，字纲斋。著有《职官志》、《佳人传》等。

五

紫诠先生大人执事：

十月下旬曾肃寸缄，当达记室。发缄之明日即奉到赐函，诗五来又得一书^①，知潮州之行既返文旆，中丞说士之甘^②，礼贤之优，固为当世所难，然非以少陵之才，亦未必能堂上指画，军中吹笙，作如此逢迎也。中丞欲挟与俱出，闻之距跃三百，他日牙旌独建，左提右携，昨日之一山人，高处三八座上者，犹不过饮酒欢乐，且将见羽扇纶巾，指挥如意矣。

海防一节，千难万难，诚如尊语。顾以今日司农之竭蹶，急切何能办到。诚愿得如丁公者住持其间，延揽英豪，造就将士，天下事得人则理，虽旦暮未能收效，而但使规模既具，逐渐经营，鸠工庀材，终有成功之一日，仆辈日引领望之而已。

榛苓西望，翘首为劳。海风多寒，千万为国为道为斯文自爱。临楮匆匆，不布所怀。

命购之书，条具别纸，顺以呈上。

弟遵宪顿首
十一月二十日

注：

- ①诗五：指梁縉堂，字诗五。
- ②中丞即指丁日昌。

六

【缺】(改语句，调近俗且索然无味，弟与之争，即谓谬当作绵。)《扶桑游记》何如“未雨先缠绵”句，梅史改之^①，真乃点金成铁，精光顿减。当梅史下笔诗此语，弟尝与争，即其他云云，弟意亦谓应删不应改。先生天才秀发^②，如海如潮，当其即席挥毫，文不加点，失于繁复，不及检核者亦容有之，偶加删简，未必不佳。至点窜字句，则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然，即使老杜执笔，亦不可改谪仙人诗，况余子乎。此卷之欲加删简者，本未能免俗之见，举花柳冶游过于放浪者稍稍讳之可耳，何必及其他哉。

故仆读是书，此节之外不敢赞一辞，其有旁及者，弟以期鋤云诸公意^③，谓删诗不尽关郑风耳。盖世情可笑之甚者，谬谓精当，犹此意也。先生试取原本观之，弟有一语赞其改笔否？

梅史因丁艰夺情，吏部行驳文来，近既归去。少此一人犹可言也，瀚涛之太夫人亦仙游^④，亦匆匆束装而去。同行十九人，弟最所爱赏者风流云散，此情其何以堪！知念，并及。

廿一夜三鼓 公度又书

注：

①梅史：清朝驻日本使馆官员沈文荧，号梅史。

②秀发，“秀”字旁有“涌”字，或当作“涌发”。

③鋤云：日本学者栗本鋤云，号鋤云山人。《扶桑游记》稿本存于其处。

④瀚涛：指清朝驻日本使馆官员吴广霈，字瀚涛。

七

紫诠先生大人阁下：

腊八后七日奉一书，并《杂事诗》二本，想能邀澄鉴矣。廿一日得读手教，知悉一切。

翻译球案之人，果非出贵馆手，由延请而来者，彼或别有所为而为。然先生经许其谢金，昨告星使，谓此金不便使先生食言，仍当如数寄来，唯乞将原文及《朝野新闻》，并敝署所译者示之，问其何故独删此节？俟其答词再以寄来耳。（本谓本署初次照会失于无理，议撤、议激，言者屡矣。自杨约翰新闻一出^①，反谓其行文无理，乃缄口不复道。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尠也。此事本无关轻重，台湾一案亦定议，后互撤照会，唯彼国必欲挑此，恐中土之迂腐无识者反谓以文字启祸，则悠悠之口，难与争辩耳。日本之处心积虑，欲灭球久矣，使者之事，非争贡也，意欲藉争贡以存人国也。本系奉旨查办之件，曾将此议上达枢府，复经许可，而后发端，此中曲折，局外未能深知，敢为先生略言之）。

《杂事诗》既承印就，感荷何可言！前寄同文馆刻本，外间绝少，仍乞速为装订掷寄（既经印就，则无庸照同文馆本改刊，唯卷首“广东黄遵宪”，因对日人言，故举其省，实则于著书之体，未审合否？应否改作“嘉应”^②？先生教之）。此间踵门请索者户限为穿，彼士大夫皆知窝芷仙（即日本人称先生姓字之音）。俯为校刊，声价顿增十倍。今乃知古人“登龙”之言非虚谬。左太冲赋藉星甫一序而行，亦信不诬也。彼国士夫相见者辄问先生起居，宪俱为达意。

日本比来屡见火灾，国会开设议倡一和百，几遍国中，政府顾尼之不得行，纸币日贱（数日中每洋银百元值纸币百四十矣）。民心嚣然，盖几有不名一钱之苦，漏卮不塞，钜痛如此，可慨也夫！

日本似不足为患，然兄弟之国，急难至此，将何以同御外侮？虎狼之秦，眈眈逐逐，彼其志曷尝须臾忘东土哉！祸患之来，不知所届，同抱杞忧，吾辈未知何日乃得高枕而卧也。

严寒，唯为国为道自爱。

潦草不庄，为忙故也，幸恕幸恕！

小弟遵宪顿首上笺

十二月廿三日

再读贵报，有杞忧子《易言书后》二篇，是公著述，偶曾一读，心仪其人，访其姓名，仅知为岭南人，姓郑^③。尊处有《易言》稿本肯赐一读否^④?深山穷谷，不无奇才，在上之人拔而破格用之耳。

西邻之责，自星使续往递国书，谒君皇一一如礼。其外务既许改议，事机似乎稍缓。尊处传闻异词（月日歧异），不尽得实。

俄船东来，皆驶往珲春，现泊长崎者只有一号耳。专派之大员，乃彼国海军卿，亦往珲春。观其意乃欲经画东面。设常备兵，编五营制，故携夫人俱来，且携水雷艇，空其船载茶而归。在新驾坡者复截止不遣，皆可知其意不在战，特万万不可因此而弛备也。（封二书影）

南藩一案，筹画周详，皆为亚细亚大局，曷任钦佩。顾此事彼亦甚悔，闻方派员请修好释嫌，至如何妥结，须俟两国政府协议而定。彼族近情内忧甚深，故反亟亟有求于我也。至于助俄云云，道路传闻之言，为识者所不道。知先生既深悉矣，不赘。

弟又启

注：

①杨约翰：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随员、《先驱报》记者。光绪五年四月（1879年6月）随格兰特访华，在天津会见李鸿章，答应调解“琉球事件”，格兰特随后访日，起初对日本有所指责，终偏袒日本，提出琉球分岛计划。

②嘉应：黄遵宪原籍广东嘉应州，今广东梅州。

③指清末思想家郑观应（1842—1922），字正翔，号陶斋，别号杞忧子、慕雍山人。广东香山（今中山）人，由买办捐道员衔，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、轮船招商局会办、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。著有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等。

④《易言》：郑观应关于中西思想文化、洋务、外交、海防等各种政论文章，

汇编后邮寄香港，交王韬出版。原稿三十六篇，后删并为二十篇，仍名《易言》，署名杞忧生改为慕雍山人。

八

紫诠仁兄先生大人阁下：

本月十二日，由朗卿寄呈一函外^①，送银贰十五元，想收到矣。十九日舍弟均选来署，带到惠函并《杂事诗》诸件，一一照收。拙诗宠以大序，乃弟生平未有之荣，感谢实不可言。

不敷刻费，后即寄图十份来。松田所刻之图^②，坊友约以半月后，且云寄书大阪，云其板久未印，今再新印，故迟迟也。

成斋诸书既着人送交^③，适于青山延寿家见之^④，并一一为达高意。鹿门亦见面^⑤，云其父望眼欲穿，得之不啻喜从天降也。想二公不日即有复音。角松扇当亲交^⑥。自予沦归，不解语，有四五月不相见，当重游赠之，并索其写真。

干甫先生之序，仆何修得此？先为道谢，容再图报耳。

匆匆中不能多及，即请道安！

弟遵宪顿
(光绪六年)

注：

①朗卿指周琨，字朗山，安徽定远人。为何如璋幕僚，与黄遵宪、王韬为诗文之友。

②松田指日人松田直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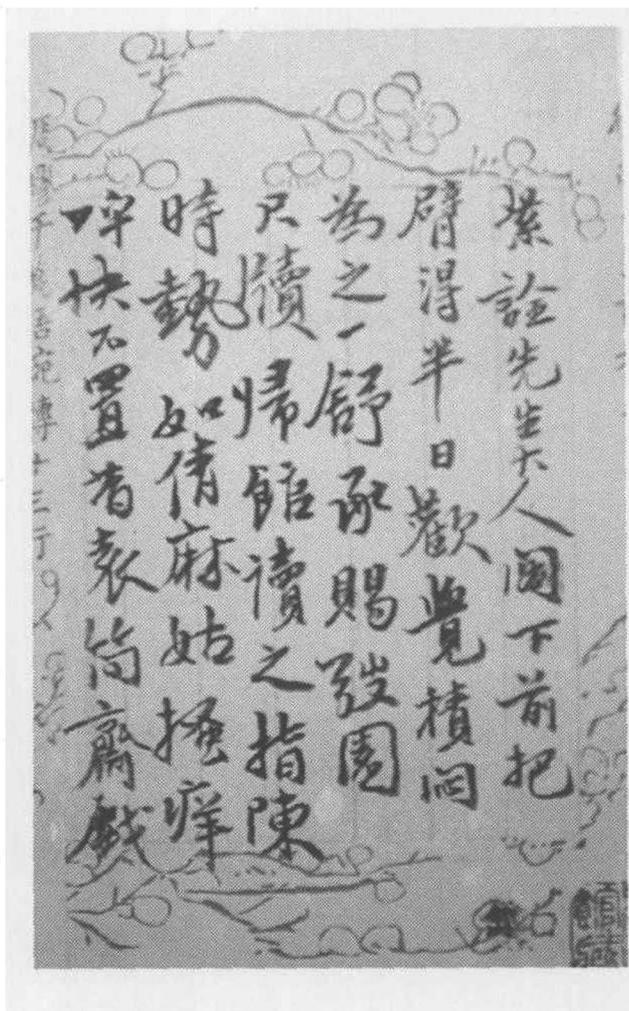
③成斋指重野安绎。见前注。

④青山延寿：号天窗大兀，日本历史学家，世传史学，在修史馆供职，著有《皇朝金鉴》等著作。

⑤鹿门：日本学者冈千仞，号鹿门。著有《北游诗草》、《鹿门诗话》等。

⑥角松：日本人角松氏，名号不详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



黃遵憲手札，參見
正文 p.262, p.269

皆駁往彈者現泊長崎者只有聯耳專心之方員外
國泊軍腳亦往彈者觀其意不敢近畫東西設布備
兵備五營制故擄大供木且素求雷撻空若船難茶而
歸在野駕以自渡計止不遙皆可知其意不在戰特萬不
可因而弛櫓也南滿集蓋畫周詳皆為亞細
亞大苟昌任欽佩顧此事彼亦甚協聞方潤員請
修好釋嫌早知多沽須俟兩國政府協議而定
臣族近情內憂甚深故亟之肉求於我至於助俄云云
道雖傳聞之言為微者所不道叔先生既復老矣不負病又

神山風不引迴月且喜浮
槎如劍日邊如此文章宜
過海其中錚約信多
司馬最健言無事宗憲
仙

先聞箒瀟篇君著有著法
難已諸書甚富
團扇家詩萬首風流多
被畫圖傳席中用川田觀江
韻賦呈
此謚先生印乞清正
弟黃遵憲公度拜草

黄遵宪诗一首，参见
正文 p.262